

禮記注疏

卷一 卷二
卷三

禮記注疏并校勘記

丁仁煥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鳴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未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况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負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事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三家宋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甫侃以能安生爲熊安二人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姓名並誤足徵校刊之疏謹附註於此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

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衛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矣陳船之流益如葑與樞矣

禮記注疏按勘記序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豐中孔頤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續本今屢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任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遞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秦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鵠字四千七百有四牍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一千六百二十有五義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猝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眞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買取六十三卷舊刻淳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雙板京師者乃鵠本耳今屬臨海生貞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元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元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

石經唐開成二年刻石所謂唐國子學石經是其中虎頭世民諱避純臣湛等字及偏傍涉音皆缺末一筆惟月令釋明皇更定與本經並述不足據

南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禮記止中庸一篇今又止存一碑自必自過唐言如貧病起至篇末止

禮注本

岳本宋岳珂刻本

武英殿繫刻仿宋本

注疏本

附釋音本此即所謂一行本排十行本以挾名本故又稱十行本爲此本此本爲南宋時原刻中有明正德時補頁山井
闡本明嘉靖時閩中李元所刻每頁中變著記避字尚沿十行本舊式七經孟子孝女補遺所稱嘉靖本是也

監本明神廟時國子監刻本每卷首有監臣田一爵吳士元等撰刊重脩字樣

毛本卽汲古閣本書宋有明崇禎十二年歲在居維單閏古虞毛氏鑄題字一行

衛氏集說宋衛湜武帝集說通志堂刻本其中載注疏不全亦間有刪節改次不可盡錄惟當其未經刪節改次之處所
據之本究係何本

校本

惠棟校宋本宋刊本禮記正義七十卷不附釋音惠棟據以挾汲古閣本

盧文弨校本

孫志祖校本挾汲古閣本

段玉裁校本挾監本

考文宋板日本山井草堂刻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所載宋板禮記正義與惠棟校所據宋本是一書間有不合處不及千
宋之

浦鐘校本浦鐘十三經正誤禮記正誤十五卷其以各本挾者仍歸各本錄其以意挾爲各本所無而不誤者列浦鐘校

釋文

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禮記音義

葉本明葉林宗影寫宋本

撫州公使庫本宋淳熙四年刊本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大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醕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良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堤防以制之要方用駕之馬設衝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委則大享之藍觴上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節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乎文哉三百三十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廟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澌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綱曾廢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極喪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政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綜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葉興李寶鼎侯曉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能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

不可因循今奉

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能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覈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
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耆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
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頤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質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
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

天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卽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二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卽禮緯十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用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氣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卽遂皇也旣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羲之時易道旣彰則禮事彌著案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嫁娶以麗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羲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釋候紛糾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羲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廬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墮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

無懷氏在伏羲之前今在伏羲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委羣犧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章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韋籥又與貢犧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卽神農也旣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旣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賈禮也若然自伏羲以後至黃帝吉凶賈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羲之前禮運燔委羣犧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賈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興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頌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十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陽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

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一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繩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
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
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
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
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
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二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
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首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
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
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
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
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
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
論云後得孔子辟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
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
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
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辟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
冬官一篇乃購于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系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

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廬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曰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禩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僻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眾儒排棄散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蔡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前達等

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塈德明澤文

豐已。陸德明音義曰此武帝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云夫禮必本於天地

哉是合之以自然也。故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皇也
帝也
易經有泰
所生多吉
初九起於
事在周易
䷊泰卦初
七政之首也
是也
䷊泰卦二
八方之始也
泰卦三
九五有孚惠心勿

既而告之曰：「吾子之不穎也，昔者予嘗以子之履示諸侯，諸侯以子之履為不可常得，則知子之必穎矣。」

蜡案
却那
田便
在云
真大
理相
没之
相那
上通
此似
家或
始加
又如
史也
史也
更甚
字也
七才
接而
滔滔
而生
明照
天子
云亦
不公
大詩
初列
中年
中年
长也
也者
凡氏
云之
出来
着又
欲以
食之
生之
之不
鬼也
种也
刚大
亲至
尤如
人也

漢武帝以其美名，故公卿大夫皆以延平先生比之。又賦云：「昔前哲已知，後聖繼述。」則先生在伏羲之後，何得以伏羲比也？在堯、舜、禹、箕、伯夷、叔齊、伊尹、周公之後，何得以堯、舜、禹、箕、伯夷、叔齊、伊尹、周公比也？在成、康、周、召、召南、召北之後，何得以成、康、周、召、召南、召北比也？在武王、周公之後，何得以武王、周公比也？在成、康之後，何得以成、康比也？在周、召之後，何得以周、召比也？在召南之後，何得以召南比也？在召北之後，何得以召北比也？在周公之後，何得以周公比也？

禮則周言儀禮也頌作序云禮者禮也周也施之於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舜知先者禮器云禮者禮也奉義云禮者所敬者也禮記既自此禮教歸依而明之禮雖合制禮後則謂官爲禮儀禮爲禮節故鄭注又云然則三百三十韻見同寫韻者

神言注疏

卷一

之注往者即解書之名相稱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是或說承聖旨或師傳祖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謂也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

禮主於敬○陸曰毋音無訛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戒之形禁止之勿令森古人云毋

儀若思

儀若思亦作儼○莊觀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嚴魚衡反本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儼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儀禮

正經母不敬以下二句而爲實驗也○母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就也若如也

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恭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審者安定審也靜言謹也人君出言必當應之於心然後宣之是詳審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句可以安民哉

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三句者也○注禮主於敬○正義曰季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

主人拜戶之類是吉禮須敬也升而後晉顧之類是凶禮須敬也拜迎廟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句可以安民哉

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據於孔正義曰禮唯云

儼若思必云坐儼必知坐儼必如大學生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應應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注審言至

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各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

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據於孔正義曰詩引春秋曰君子之類

福機○正義曰論語知驕不反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凡其應

者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過者乎言行者君子之禮禮歸注于禮禮歸戶門禮謂萼牙戶門之發或明或闇皆

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效焉言行鄭云言語者既審禮辭無取於行故要文

為諸○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慢適之道榮封所以自禱○教五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過也

樂音洛皇風音岳釋如字皇紀力反禁其列

而教不至可極○正義曰此二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眞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策紂以證之○教不可長者故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

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受爲欲則飲食男女之欲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

惻隱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禮云器滿則彌志滿則彌○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廟以下皆得有樂但士大夫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禍○正義曰尚

書史記說紂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斷朝涉之刑制賢人之心是長放也損已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梁器之等是

志滿也席席之業是樂極也樂之爲惡唯是民隊坐戾淫於林庭之事雖史傳不言西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村炎宣室梁器之業是也

這桀宋放南巢但天作孽可憐自作孽不可

滅本亦畏而愛之○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能遷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猶謂之愛○近習○狎戶甲反近附近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誠音

苟得反下鳥傷爲近皆同臣難母苟免爲傷也○

很母求勝分母求多○很胡懸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閼呼歷反

當部敵以彌我之若宋樂氏○蕭何傳音也

反觸音周樂音岳謂宋司城樂喜安安而能遷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音無後並同誠音

苟得反下鳥傷爲近皆同臣難母苟免爲傷也○

很母求勝分母求多○很胡懸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閼呼歷反

豐邑主流

卷一

亂也爭鬪之毛事母質質成也俊也俱疑而已成西爭下文皆同。吳事母質質終不然則傷知。知音智而貴於義。而正之謙也。各隨大卿之○賢否狎而敬之者質是有德成之祠押謂近也。○正義曰引月今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奢慢貴

其德矣儕儕易相參慢故戒令相敬也。○注押冒至近冒○正義曰引月今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奢慢貴而謂王之姑妹近皆謂王之所親幸娘婢之屬言近習者正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識賢者附而近之習其追慕連引貴戚於義無所富也。○畏之○正義曰畏者有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有是而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也。○注

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歎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正義曰文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必當知其心懷

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重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服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正義曰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奸散今謂已有畜積能厭乏獨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樂氏○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師子皮貨民粟戶一確樂氏者宋司城子子罕宋亦稱樂喜謂於平公云鄭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子罕引春秋傳云曹伯驩卒於鄭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為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訖意○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樂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使罕氏施而宋樂氏喜謂於平公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衣冠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鄉則言是者借弓云

一遷能蔽之義是同不據衣冠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鄉則言是者借弓云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子罕引春秋傳云曹伯驩卒於鄭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為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訖意○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注謂已至近之○正義曰曾房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直而勿有直也。○正義曰引月今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奢慢貴而正之謙也。

各隨大卿之○賢否狎而敬之者質是有德成之祠押謂近也。○正義曰引月今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奢慢貴而正之謙也。

其德矣儕儕易相參慢故戒令相敬也。○注押冒至近冒○正義曰引月今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奢慢貴而正之謙也。

而謂王之姑妹近皆謂王之所親幸娘婢之屬言近習者正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識賢者附而近之習其追慕連

引貴戚於義無所富也。○畏之○正義曰畏者有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有是而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也。○注

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歎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正義曰文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必當知其心懷

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重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服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正義曰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奸散今謂已有畜積能厭乏獨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樂氏○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師子皮貨民粟戶一確樂氏者宋司城子子罕宋亦稱樂喜謂於平公云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子罕引春秋傳云曹伯驩卒於鄭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為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訖意○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樂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使罕氏施而宋樂氏喜謂於平公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衣冠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鄉則言是者借弓云

一遷能蔽之義是同不據衣冠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鄉則言是者借弓云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子罕引春秋傳云曹伯驩卒於鄭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為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訖意○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注謂已至近之○正義曰曾房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謀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間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慎與安貴敢召公子不可諱氏與子犯謀而醉而酔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廟毋苟得○正義曰財

利人之所貪非偷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廟謂故鄭十三年晉重耳翟之齊齊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子欲誣晉從者重耳之勇子犯謀於桑下豈委在